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義母　明經婦　義夫　義婦

義妾　義僕　義物

義母

周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繼母繼母遇之加厚猶不愛繼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前妻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繼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謂繼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繼母曰如妾親子

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爲何以
異于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母繼母如母爲
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愛可爲
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于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
義乎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繼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
乃赦其子復其家

魯　義保孝公保母臧氏之寡妻也後號爲義保初孝公
父武公與其長子括中子戲朝宣王王立戲爲魯太子
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
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
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乃衣其子以

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逃免

魏　節乳母者魏公子乳母也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夷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族乳母儻言之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噍類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吾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

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

齊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于道者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决乃言于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生死乃召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

者曰少子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毋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毋疾且死時屬之于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旣許人以諾豈可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子雖痛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王美其義皆赦不殺而尊其毋號曰義毋

漢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毋連大珠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歸法珠入關者死繼毋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毋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關關吏搜得珠十枚於繼毋鏡奩中曰噫此犯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

初心恐母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先君不幸夫人解繫
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母
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謂吏曰幸無劾兒兒誠不知
也妾當坐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
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
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因又哭泣涕下交頤關吏再泣終
日不能自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
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爲男
所取也

晉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聘爲婦而陶氏貧賤湛

氏毎紡織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我乃增我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餚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與疾久乃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

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吾曹過惡亦已甚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郡守表異其母蠲除之

隋　陸讓母馮氏上黨人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開皇末為播州刺史贓貨狼籍為司馬所奏案實將就刑馮氏蓬首垢面詣朝堂訴讓罪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情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至德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為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

可減死除名後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與馮
相識以旌寵異

唐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
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髠鉗得保養許之時
喪亂餓死者籍籍游丐道路以食師仁後詐爲採薪竊
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李畬母者失其氏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贏
問于吏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傭有幾曰御史不償
也母怒勑歸餘米償其傭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
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宋

余楚妻建陽人姓陳氏生子翼三歲楚卒陳氏盡以其莚遺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在外十五年以進士歸王安石誌其墓

王氏利州路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五年就養興元常以義勉其子令事不避難後元兵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元

姚里氏北邊千戶耶律留哥妻也留哥卒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拜且泣曰薛闍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善哥

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倫婢子竊爲不可

太祖嘆其賢

柴氏襄陵秦閏夫繼妻也前妻遺一幼子未幾柴亦有子閏夫死柴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末長子被累法當誅柴詣官泣訴曰吾次子徃從惡非長子也次子亦自以爲罪鞫之至死不易言官訊之得其情義柴之行遂釋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事聞旌表復其家

附明經婦

戰國　孟子毋仉氏以經訓子婦嘗祖而在室孟子勃然不悅婦辭于姑曰妾聞夫婦之禮私室不與焉今妾竊情在室而夫子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處孟

母乃呼孟子而命之曰禮云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汝掩人之失而以責人不亦難乎遂留婦如初

漢

伏生女義娥傳尚書于晁錯

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曹大家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世叔早亡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踵成之數召入宮令后及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有女誡七章

符秦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

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教其子逞學成名立仕符堅爲太常堅常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宋

歐陽修母鄭氏廬陵人年二十九而寡親教其子家貧無

紙以荻作筆畫地爲書後修卒成大儒

蒲卣母任氏南宮人知書里中號任五經自教其子卣中元豐間進士累官中大夫

蘇軾母程氏眉山人嘗夜讀漢史至范滂傳喟然而嘆軾時幼侍側謂母曰某若爲滂夫人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哉

二程先生母侯氏河南人明于經術親教其子嘗令學書署伯子曰殿撰叔子曰處士蓋預有以知其終矣

遼

邢簡妻陳氏滑州人歷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咏時以女秀才目之年二十歸於簡孝舅姑閨門雍睦有大子陳氏親

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贈陳氏魯國夫人

金

蘇嗣之母白氏許州人宋尚書蘇轍五世孫婦也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議改醮白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天興元年許州被兵嗣子為汴京廂官白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即自縊于室側家人舁其屋焚之

元

虞集母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也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于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

說集與弟欒隨父汲趙嶺外干戈中無書籍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

賈氏幼讀書通大義家貧而寡設教女館授書自給閨門肅然事聞旌之

陳欒祖母吳氏休寧人欒三歲吳氏口授孝經論語成誦

義夫

漢

宋弘長安人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群臣公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乃令主坐屏風後呼弘諭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臣聞貧賤之

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楊喬桓帝時人實武薦舉于朝儀容偉麗數言政事帝愛
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宋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鄉選廷對皆第一張堯佐倚外戚欲
妻以女使被入其家示以奩具豈盛無比京以曾娶竟
力辭不受
周世南祁陽人少好學遊上庠已聘董氏女未婚而女失
明女父請改婚世南父貽書問之世南曰人生配偶自
有定分始全終廢天也既第成婚士論高之後官至駕
部郎中以少卿致仕

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爲婚及登第歸而女已瘂矣其伯欲別擇配叔通堅不可曰此女吾若不娶終身無所歸況以無恙而成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

周恭叔幼議毋黨之婚登科後其女雙瞽恭叔娶之篤愛過於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劉廷式字得之濟州人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廷式及第女以病失明家貧甚不敢復言婚或勸納其幼女廷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廷式哀之踰年不肯復娶蘇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廷式曰吾知哀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

衰愛弛吾家亦忘則凡揚眉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妻也邪

呂蕡汲縣人未第時聘里女及舉進士婦家言女故無疾今盲請改娶蕡曰既聘而瞽汝不爲欺卒娶之生五子大臨大防大鈞大忠皆妻出俱登甲第其一即丞相汲公

張漢英奉化人幼聘呂氏女及請期呂以女瞽辭漢英曰此命也遂娶之度宗時守樊城死節

王漢英字彥古奉化人登淳祐元年進士少聘徐氏女女病臭腐且貌醜其父毋辭曰公盛年高科不患無良配不敢以辱公漢英曰女有疾非漢英誰適既婚相敬如

賓後爲國錄妻沒終身不畜婢

金　郭丙進士海陵王南遷避亂居杞元兵渡河婦王氏被虜恐被辱投河死及亂定丙還鄉里感其義終身鰥居

皇明

李宗顏靖安人幼穎異年十三以能詩聞陳友諒僭南昌妻夏氏自溺井宗顏義之不再娶　國初擢國子學正後拜御史累官禮部尚書表爲義夫

陳鎰祥符人家貧孤立妻死不再娶躬執爨以養父

蔡汝賢字用卿號龍陽華亭人中年失偶不再娶不畜媵婢登隆慶戊辰進士出入仕途二十餘年止以一二老

僕自隨里人稱爲貞義夫

義婦

魯　義姑齊攻魯郊見一婦人抱姪棄子以避軍齊將問其故婦曰棄子割私愛抱姪存公義齊將曰魯未可伐也遂班師而還魯君知之賜束帛百端旌爲義姑

秦　圉氏晉圉質於秦穆公以女懷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交不加親也夫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

也三者無一可行雖然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矣子圉遂逃歸

楚

越姬者句踐女也昭王與蔡姬越姬遊雲夢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亦若此蔡姬許之越姬不許曰妾聞婦人以死彰君之善不聞苟從其闇死爲榮及昭王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史謂可移于將相王不忍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請先驅狐狸于地下卒死之而蔡姬不能死楚人立越姬之子

晉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文公初避驪姬難奔齊齊以姜妻之遇之甚善文公曰人生安樂而已誰

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公子而載之以行公子復國以姜爲夫人

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爲公子與趙衰奔狄以狄女叔隗妻衰生盾及返國又以姬妻衰生原同屛括樓嬰姬請逆盾與其母既至姬請立盾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梁節姑者梁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趨

火人止之曰爾本欲取兄之子皇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毋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漢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拾遺金妻勸令還之後遊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斷機曰夫子積學當日知所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于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七年不返遂成大儒其姑毋攘鄰鷄爲饌婦不食泣曰恨家貧不能自力使盤中有不義之物其姑遂止攘後因賊剽掠欲

汚之先刼其姑謂曰從我則釋汝姑不然則殺之婦即

自刎盜亦釋其姑太守聞而以禮塟之號曰貞婦

犍爲盛道妻同郡趙氏女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

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

刑必無生望君可速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

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度道亡遠乃以實告吏

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免道感其義終身不娶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

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刼其妻之父使要其

女爲中詷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

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皆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

當之乃佯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不殺其夫

吳

孫翊妻徐氏翊爲丹陽太守御下過嚴督兵嬀覽刺殺之謀挾徐徐紿以晦日設祭除服聽命覽許之徐潛遣使語于翊舊將孫高傅嬰合謀斬之徐乃衰絰奉覽首祭翊墓

晉

張茂妻陸氏茂爲吳國內史與三子俱爲沈充所害陸傾家業率茂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罪

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太僕

殷硋仲郎吏部時爲酷吏所陷其妻顧率二女劓耳爲敬仲愬冤敬得減死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聘之爲繼室事舅姑盡孝叔妹群娣咸得懽心及袤爲司空子默等又顯列而曹氏愈挹損分俸給宗姻家無餘貲孫氏瘞于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配理當從塋不可使孤魂無依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雁行之禮人謂趙姬下叔隗不足稱也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幼有德操既歸鄭氏爲九族所

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娠于沉生命棄之石氏曰柰何使舅之胤不存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北魏　孫氏男玉者平原鄃縣女子也夫爲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仇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有可原其特恕之

隋　楊慶妻王氏世充女兄也慶本隋鄭王陷于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爲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歸䓁王謝曰鄭以我奉箕帚者以結公之心也今負恩背

願送我歸東都處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
則吾夫死若是生亦何益乃飲藥死

唐

畢某妻竇氏河南人初畢爲朝邑令會同州軍亂令匿皇
仙里不知所舍乃佗家也夜半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
泣蔽捍持賊袂至中刃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
兆聞之賜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爲
賊縛而臠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嘆泣
重胤請以其事付史官

韋雍妻蕭氏雍在張弘靖幕府以朱克融亂被刼曁臨刃

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
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嘆是夕死太和中贈蘭陵縣君
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衛方厚妻程氏太和中方厚爲邕州録事參軍招討使董
昌齡治無狀方厚數争昌齡將執付吏乃卧棺中以死
告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
絶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刵陳冤下御史鞫治
有實昌齡乃得罪詔封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周廸妻某氏唐末楊行密圍楊州軍士殺人而賣其肉廸
饑將絶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並死願鬻
妾以倘行資廸不忍妻固與請屠肆得白金一錠使歸

廸至門與守者金語之故不信共詰肆相驗其妻之首巳在案矣廸畧餘體歸瘞之

蔡高妻程氏仙遊人高爲太康主簿卒于官時程年二十有四縣人哀其貧以錢百二十千爲賻程氏泣曰吾家世廉吏不可以此汚吾夫却不受旣歸鄉里以氷雪自持終其身高襄之弟也

宋

王袤妻趙氏鄱州樂平人建炎中袤監上高酒稅爲金人縛其夫婦于劉氏門而入虜掠趙宛轉解縛弁解袤令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袤安在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巳殺之袤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像

以埜

丁國賓妻東安縣人建炎中盜祝友聚衆于滁之龔家城掠人爲糧國賓及妻俱爲所掠妻泣謂盜曰丁氏族流亡已盡願存夫以續丁祀盜殺之而存其夫

章侯妻應氏永康人與其姒周處家親愛如同胞宣和間方臘作亂應氏病足與十歲兒居不能避周亦欷歔不忍去應曰姒無病宜急避周曰死生同之何避焉既而賊入肆威迫脅周扶應氏相與罵賊義不受辱兒亦泣謂賊曰寧殺我無殺二母賊怒并及之

楊允妻郁氏海州人家富寡居二子皆幼時用兵燕雲厚賦緡錢一日郁氏語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官司督

責甚峻吾家私錢列屋鄉黨受罪于心安乎遂請于官以錢百萬充下戸之糧于是貧民免害官吏亦得逃責後子爲太僕卿

王木叔妻何氏永嘉人過夫之貧友至必極力營辦供奉遇貧士必因而濟之一日語夫曰子爲官人嘗不饑死然無如子之季及子之群妹何我槖中尚有餘貲父蓄奩盍夫嘆曰此吾素志旦日盡給散無遺木叔既登仕籍後語夫曰子改秩信不餓矣子季尚困場屋何以能立先公有田若干畝盡悉畀之夫曰此尤吾志也遂與之

陳安節妻漢州洛佳縣王氏女歸同縣陳安節夫死堅守

教子日新孫綱綏咸有聞嘗育夫之妹厚嫁之妹財爲夫所罄復爲置產撫諸甥如己子宗親貧窶者收養嫁娶至百數有故家井氏以貧質女酒家爲出金贖之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乾道九年旌表其門閭

曾婦晏氏汀洲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冦破寧化晏依山爲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汝念主母當各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賊退敗鄉人挈家依者甚衆晏餉不給者以家糧又析砦爲五使相應援賊弗能攻凡存活老幼數萬人詔封恭人賜霞帔

程鵬舉在宋季被虜于興元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云計而苟心于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于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迨元統一海內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鞋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夜寢未嘗解衣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

將半載以所成布疋償元鬻鈿物乞身爲尼吾妻飛貫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尋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鞋在地尼見之詢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與元路官爲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車輿至陝重爲夫婦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旁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棗陽城求醫

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方寧妻官勝娘建寧人寧耨田勝娘餉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即棄饁奮挺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途中而死有司以聞爲旌役其家

郝戩妻聶氏石州定胡人事舅姑盡孝戩篤學苦節而不仕姻族語聶使勸戩聶曰吾不德無以勖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

李伍妻張氏鄒平人夫死戍所孝養舅姑凡四刲股肉舅姑没臨積水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至福寧塋地不可識忽一童子言動如其夫指示骨所發得之張曰信吾夫骨

者入口當如氷雪粘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護喪歸
塟官給以錢仍旌其門復其役

萬昱妻范氏杞縣人至正間昱奉親與兄弟避難毋亡于
道繼而父兄亦亡會丞相泰不華總戎昱從事左右奉
命他所行且語范曰吾兄已亡惟餘一息苟不得已棄
已子耳范許諾尋果兵變范如夫所云棄子存姪畧無
一毫不平意亂後得一子人以爲義感所致因名其子
曰義

蘇氏真定人徙家京師夫武用安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
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兄利其貲欲逼嫁之不
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二弱息蘇氏取育之

淮陰義婦山陽大義鄉人李氏富商妻也有姿色邑人同商者恱之因道殺其夫厚爲棺斂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伺其除喪講爲婚姻且自陳有義于其夫婦亦感泣許嫁之生二子矣一日家有暴水水有浮漚夫輙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即以實告曰前夫之溺我所爲也溺時有浮漚指謂可鳴吾冤今見之殊不爾故笑義婦默然即日伺便奔告有司正其獄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仇二子仇人之子也即縛投之淮已亦自投焉

戴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

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擬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廻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别遂赴水死

莊君敬妻徐氏海州人元季夫為河南平章死于禦寇徐收殮竟復其仇率所部兵携幼子歸至正九年徐負喪居京師大臣上其事詔歸葬海州旌表其門

阿禮雲南梁王女段功妻也功有功于梁王王陽德之而心實忌之密召阿禮付之孔雀膽一具令毒之曰脫歡平章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阿禮潸然不受命乃私

語功曰我父忌奴頗與阿奴西歸出毒具示之功曰汝何造言至此終不聽明日梁王使人殺功阿蓋悲傷作詩竟死焉

皇明

劉氏名翠哥房山人李仲義妻元末邑大饑官兵執仲義欲烹之食劉氏奔救不從乃曰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頗就烹以代夫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乙氏武人于伯婦美姿容歲大侵伯不能生活以婦鬻娼家婦曰此豈人所爲死不亦易耶誓不往絕食已旬日所着裳布齧盡竟卒

義妾

周　主父妾者周大夫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周其妻通于隣人及主父歸妻置毒酒令妾進之妾念進之則殺主父不進而言之則殺主母乃佯僵仆而覆其酒主母以他過笞之幾死不言主父之弟知其實告于主父主父乃殺其妻而欲以妾爲正室妾力辭不受主父厚資嫁之

衛　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傳妾也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吾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堪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吾幸也今又煩孺子

不改故節我甚内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不祥耶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内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吾居内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懼遂許傳妾留焉

金　郭斌女奴者斌守會州城破同妻子自焚死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忍死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元將聞之惻然爲保其孤

元

吳興二妾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獻酒肴致殷勤公于卒也覆諸水曰愼毋再見昔吾割情忍愛以去爾爾弗我忘祇攪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曰妾家每歲請給足可給膳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主卒朶那奉主

婦日謹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寇陷杭劫官民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解縛朶那乃探金玉珠銀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朶那持刀欲自屠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云

宋

春娘蘇子贍婢也子贍居黃州臨行蔣運使餞之公命春娘行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父母家蔣曰公行必

須馬顧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斂衽前曰景公斬廐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下堦觸槐而死

翠蓮綠雲皆趙淮妾淮爲江東轉運與元兵戰死瓜州二妾俱年少元將欲納之妾紿之曰必焚骨乃可既而同抱骨投急流中而死

皇明

直奴黃巖符松妾松死妻鍾氏歸毋家欲有他志直奴泣諫鍾怒捶之必逼以去直奴潛歸慟哭遂縊于松柩上

春香劉昌妾歙人昌卒妾少艾昌父欲嫁之春香不從自縊昌妻洪氏亦絕穀十日死

章氏涇縣人童寛濟妾寛濟令萬載卒于官章年二十扶櫬歸舟中坐卧不離棺側及抵涇遣人報嫡嫡至悉取宦囊付之束髮易衣伺舁棺起即自投河而死

高三京師娼女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高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爲石亨所忌奏以正統十四年　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　朝廷命斬於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獨高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線𦄂其首買棺殮之遂縊而死

陳氏牛氏高邑人爲許顒妾顒拜監察御史病卒二妾皆經死事聞旌爲雙節

義僕

漢

李善字次孫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俱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尚嘗艱勤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及續長奉歸本縣修理舊業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舍人後補日南太守還過主墓解衣祓草泣拜而去

晉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遣歸石勒逖弟約從蘇峻反敗而奔趙勒以既滅劉曜當顯明順逆乃誅約夷其族安悵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乃竊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

氏亡復歸江南

元

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姓郎氏符翁愛其謹信字之若子符翁得痺疾家貲寖擦守信日夕營致微利以養凡二十年翁卒守信卜安陽西原葬之又事主毋凡三年卒合葬治墳樹表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托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産未嘗分析今悉爲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懟且憤毒父死而復訴于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弁得以中

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鞫信甫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過京師避一達官家囑之曰愼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賄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戕死既而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巨萬計孤歸悉筭償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廕也今主有難奴救之分內事耳寧望報哉力辭不受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渾國太夫人求歸省父母因伏地涕泣不能起

阿思蘭毋子感動許之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没惟母在年八十餘爲卜地塟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毋子見其孝烈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寃被誅詔籍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曰吾忍同路人耶爲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稱爲疾風勁草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堅辭不受曰得歸侍養老母主之恩已厚矣皇慶元年旌其門

楊不花文宗時除通政院判將行遇陝西諸軍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爲國死吾縱爲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于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仇仇要斬

之
胡忠新淦富人胡制機僕也制機初無子養張顒孫爲子後自生子而死顒孫利其貲與弟珪謀殺之賂郡縣吏獲免後顒孫爲參政忠訴主之寃于官乃誅顒孫及其弟珪其貲悉還胡氏時元貞四年也
楊兒穎川人淮南叅知政事趙璉之僕璉爲張士誠所執罵賊而死楊兒以身蔽璉并殺之
皇明
范信崑山龔泰家奴泰家貧鬻信夫婦於蘇州夏雄濱某家數年不逼正德初泰貧益甚無依遇信於途信泣拜于地懇延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今流落在此

心不忍欲望空留夫婦願早暮傭力報主𤍠圖供養故主新主義而聽之信即背負小販往來村落市賣以給久而不衰

施慶浦江人鄭湜家僮湜喪哀泣不輟三年不御酒肉人稱爲義僮

金鑄遼陽徤兒事其長王世勲率衆禦虜被圍衆且盡鑄獨破圍出顧見世勲尚困圍中奮死入重圍與俱出世勲馬爲虜所奪即以巳馬乘世勲身獨步戰援不至竟死焉

金祥武昌熊中丞公桴門卒也桴始守太倉以倭亂奉旨討賊自效祥十餘人從偶戰敗皆散獨祥不去公曰

我死　國分也爾何爲乎祥曰公死　國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殿公後公過橋而寇巳登橋祥慮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壞寇墮水死者六人公得免巳而屢捷進公郡丞討賊如故一日與僚輩酌於郊寺中祥忽大呼曰寇至矣蓋其望氣見也衆皆驚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過者祥推墮其人以馬乘公而親執其靮馳躍如雲人馬足皆不在地及抵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迷道皆遇寇死祥識道故又得免一日與寇對壘寇悉鋭攻我軍鋒少却公堅壁而祥又常翼公寇不得進巳因奮擊得大捷又一日傳餐舟中公忽心動曰寇至矣祥佐公登小舟走未交睫所大舟爲虜據矣祥又以識避地

得免而他走者又多過寇死公在海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千二百有可祥未嘗不從屢經險得脫祥力居多事平以爲郡掾公袁常無饒而未嘗不與共有無後以大中丞爲國平三大難語及麾下念之祥真義士而才力亦足相副較之任安馮驩失勢不去其謀十倍未可以細小人忽之亦可覘公之善撫士卒能得人死力有古名將風矣

義物

孫供奉　唐昭宗時有猴號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殺之平陽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祿不若此物也

義蜂　楊遂菴名一清官閣老嘉靖初年致政歸林一日遊鎮江之北固山偶見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鷙鳥攫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遂菴令其家伻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夫忠義者人之良心縉紳惟君父之難而不卒所事者避害之私障之也然爲士君子不早見决幾至于危迫而又甘心事仇豈其蜂之不若哉

金絲犬　沈處士恒吉吳郡人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瘞遂一觸而斃物之義如此

白犬　泰邦家畜也永樂初邦家饒裕一子尚幼好貨殖至四十將買舟貿易于京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家畜一白犬數年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夜邦與舟人臥于篷底有寇王甲王乙者率兇徒各執利刃登舟俱被剌死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嚙乙右手幾殞王乙持刃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擄舟貲埋邦屍于水滸而去犬潛尾二賊到家默認其處晝則乞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皐駐節見白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希皐異之曰此處必有冤令吏卒從犬足爬地

處掘之果見邦屍犬悲號屍傍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被人謀害但不知克身何在犬能指其處乎犬搖首遂行命吏卒隨之里許至一室二賊方與衆親會飲犬徑入先嚙王甲衣裾次嚙王乙足履吏卒執縛二賊至御史案前拷掠未服希望狐疑之際忽一人啼哭而至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貿易于此被二賊刼財殺主某亦被刺落水幸而不死此屍即吾主也二賊遂伏罪希望問成案牘奏聞處斬尋追賦給主遐邇神之其僕扶舁王柩還鄉白犬亦隨到家晝夜跧伏柩側時或悲號見者墮淚許氏卜宅兆安厝白犬隨柩至墳營葬甫畢犬忽顛狂觸樹而死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一貞自

守竭力教子遂成名儒家業益厚享年七十八而終亦受旌表

秦吉了　瀘南人所畜鳥也能作人言夷酋欲買以錢十萬貫其人告以貧欲賣汝秦吉了曰我漢也不願入蠻夷遂不食而死

義猴　山西督學汪公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內椎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公呼導聲至猴即嚙繩斷脫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鞫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

共爲煨燼

蝌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攝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逡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地也我從之至此不虞介出遂被害二僕有腰纏求之不獲必解金與購而縶縶者見故誘至此弁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義猪　萬曆初蘇之滸墅關王序三家養一猪有年一日啣其主衣裙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澡以浄泉衣綿簾氊一十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而稱其家金爲猪金後死棺殮祭奠如人又里中江一家父亡而猪生尋夢父稱言此猪即汝父其子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大不可行人競觀之丁酉始死

義猫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空室出避家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與閶門徽舖客頗愛玩之已及年餘忽小民過其地人叢嘈雜中猫躍入其懷爲舖中人見奪之而去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小民卧舟中聞逢

間有聲視之猫也口啣一綾帨內有金五兩餘小民貧甚得金大喜適有賣魚者買以飼猫不已遂傷腹以死人謂是義猫或償前世債債完死耳

義鴉

盱眙有商乘蹇驢蹇者隨其後見二鴉爭枝墜地偶攫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醬可縱之去吾以一醬資給汝可乎曰然商發橐而金見頗饒其人遂生盜心前途近夜僻寂推商墮地用鞭靶撞其喉死倒置之深穽中挈橐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如有所訴令遣徒卒隨之往得穽屍取鞭以歸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驢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尚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令以抵死而養鴉籠中每就讞諸大吏鴉皆從以觜距示意焉

義犬　鐵嶺劉釗家所畜出入必從釗常以一馬負薪山中犬亦從至是獨歸向釗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爲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勳爲營塟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抶土及棺死其旁

獵犬　遼人錢良用家所畜每携之出獵所獲必多黠夜忽躍起啣良用衣引入至林薄間亦自伏無聲已而虜騎至惟良用以匿免蓋虜騎氣動而犬先覺也有蕭氏愛是犬重貲購得之經年犬不爲用復以返良用良用貧貲縻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去犬始爲蕭氏用仍多獲焉

黃牡　乃鐵嶺人陳甫家養馬也甫嗜酒嘗乘以出醉臥道上則馬爲守禦人稍近輙蹄齧之如此者十數年如一日甫常後衆客歸人憂之衆客曰無傷甫有馬代僕也馬卒甫哭之慟

義駒　隨州村人養馬也有牝馬生一駒駒長使交其牝駒嘶鳴奔走百計強之不從養馬者知其識母遂赭牝馬之色寘諸暗室迫脅之交焉旦而洗其赭駒始覺輙悲鳴數日不食而死里中人聞且見者咸義之聞之州守載州志中

高犬　浙西某子甲與某子乙隣居甲挾官勢張甚貪殘無已乙席父產稱饒甲常朵頤會甲失盜因誣乙爲窩

主指其所有皆爲巳贓悉乾沒之而乙亦斃獄中先是乙有高犬頗善嗚噬乙憐愛之自是嘗往甲家就食甲亦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番首悲泣又復作訴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卧牀犬忽跳躍上牀噬其頭斷其喉家人驚救加刄斷犬首而其齒切切猶有聲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三終